

## “老革命”

■冯斌

儿时，被奶奶领进人堆里，白白胖胖的我总是她老姐妹们夸赞的焦点。

一个摇着蒲扇说：“啧啧，你们瞅瞅，老姐姐这细皮嫩肉的大胖孙子多好啊！”另一个边做针线活边说：“就是，连脚丫子都长得粉嘟嘟的，像落着一层桃花一样。”可奶奶撇撇嘴：“也忒细皮嫩肉了，长大了可得送到部队上锻炼锻炼。脚丫子好看还中用，我小时候脚也秀气，可一跑步就起泡。”

打过仗的奶奶是个“老革命”。她总说战场上的炸弹迫人，使得劲跑。故而在我很小时，就被逼着练跑步。

我不愿意跑步，奶奶便举着鸡毛掸子在后面撵。只要我跑慢了，屁股上就会落下奶奶毫不客气的撵痕。每每完成奶奶要求的圈数，奶奶又会摸着我的脑瓜，宠溺地说：“不孬，不孬，脚得总跑，脚底板才结实。”

小时犯浑挨罚，我常扯着嗓子哭，喉咙一抽一抽的，妈妈怎么哄也没用。于是，奶奶出马了。“老革命”怎么教育孩子呢——不哄我，就是劈头盖脸地讲道理；我若还哭嚷不停，她就用手背狠狠地在我的背上啄几下：“蹭栗子”：“哭什么哭！要做硬汉，不然以后怎么当兵！”

那时我伤风了，眼圈发黑，像一只发瘟的鸡。奶奶采来蛤蟆草，熬出来给我喝。汤色陈红，跟酩酊茶一般，苦味极重，放了几勺糖还是冲鼻子。奶奶总是吹一吹，便递到我嘴边。我只好忍着反胃，憋着气，一口喝干。别说，药效果真出奇。看我好了，奶奶得意地说，她干革命时生病就靠喝这个。

上小学时，学校经常邀请奶奶这个“老革命”为我们讲传统报告。这天，她总会梳洗得干干净净，戴上老花镜，再穿上熨烫笔挺的老军装，理好“岁数”已长的老式军帽。在她的世界里，女人剪短发，再戴顶军帽，便是官方认证的“英姿飒爽”。

讲台上的她精神矍铄，眼神里闪烁着簇簇光彩。从战争故事到军人传统，讲得津津有味，豪情万丈。

说到军人的质朴，奶奶把我拉到台上，让大家看她给我理的“刚健型”小平头，还有那一身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我这个“活教材”臊得满脸通红，她这个“老革命”倒是理直气壮。

不知奶奶“当兵的孩儿最帅”的观念啥时候入了我心，在我完成地方大学的学业之后，人生路还是拐进了军旅。奶奶听到这消息，恨不得一蹦老高，激动地把她一直视为珍宝的那顶绿军帽送给了我，还有就是一箩筐来自“老革命”的回忆和嘱托。

如今的奶奶年岁已高，可依旧是那个闲不住的“老革命”。每逢大节，她总要给离住处不远的部队送自己包的几百个饺子。而具体是多少个呢？奶奶总是记不清。于是，她就会给我打来电话，嘟囔着饺子数，又数落着自己不中用的坏记性。我一边笑着她的孩子气，一边想，这“老革命”的一颗心、一份情，又怎能算得清呢？



扫码阅读更精彩

■大山，没有让我们变土气，反而让我们更懂得浪漫。因为，我们的情缘，来之不易

## 大山·情缘

■赵新珂

今年夏天，我和妻子登记结婚了。拿着“小红本”，我心中感慨万千：终于摘掉了“相亲哥”的帽子，相亲之旅传来了千呼万唤的美满结局。

2011年11月，我大学毕业应召入伍，来到这座大山。新兵连时，“老山沟”为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几年前，一名优秀上尉军官的妻子因忍受不了长期分居之苦，将离婚申请诉至法院。签署离婚协议的那一刻，妻子对上尉说：“你现在决定转业，咱们还是夫妻。”上尉回答：“我现在还不能离开部队，办手续吧。”女人哭了，法官也流泪了。

当时听完这个故事，我唏嘘不已：如今的时代，竟然还会有这样的事。然而等我新兵连下连，才真正开始了解身处的这座大山。

山里的官兵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国宝卫士”。数十年来，他们不畏艰苦寂寞，扎根山沟守护“国之重器”，撑起大国脊梁。

特殊的使命使得大山至今仍是无线电静默区，手机只能当手表用；家属随军不能随队，大部分已婚官兵每半个月才能探亲一次，家属笑称他们是“半月谈”夫妻；很多官兵入伍两年没有走出过大山，临退伍的愿望居然是想出去去基地大院看一看……

就在这么一个让初来乍到的我深感“别扭”的地方，我开始了和校园女友的书信传情。写信、寄信、盼信的日子里，我们彼此成了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上等兵那年的“十一”，女友在火车上站了11个小时来驻地看我，我却因为意外情况没能出山。她住在招待所哭了两天，第三天，把电话打到了连部：“我先回去了，等你11月份退伍。”

转眼到了退伍的季节，我却选择了转士官。那时，总觉得两年的时间不足以读懂大山，对于感情，我只能自己祝福自己。

“你退伍回来和我一起上班下班，

该有多好”“你要是能用微信多好啊”“我怎么越来越觉得你们山里的兵这么土气”……终于，在一次又一次的抱怨和不满中，坚持了近7年的恋情终究没有翻过苍茫的大山。

一段曾自以为融入生命的感情突然消失，就好像拔了牙般不适应。可听多了大山官兵为“国宝”事业牺牲奉献的故事后，感觉比起别人献了青春献子孙，也就才献了一份感情的我根本算不得什么。想到此，心里便豁亮起来，曾经惹人心烦的漫天乌鸦，竟也飞得那般灵动。

“三儿，不小了，相亲吧。”一年后，实在架不住母亲的催促，抱着“相亲是对爱情的妥协”的认识，我踏上了相亲的路。本以为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我的婚姻会速修成果，但没想到一路回生，竟硬生生把自己“相”成了大龄青年。

初次相亲，是在我探亲的那个冬季。对方展现出的“女神范儿”让我颇感压力，为了不至于太过窘迫，我选择了直接摊牌：“我们单位没有手机信号，通信全靠固定电话，每年除了正常休假，很少有机会出山，你能接受这种现状吗？”

等我搓着手说完这些，女方开口了：“我干的是销售，见识过很多人，可你这样的‘直男’还是第一次遇到。”伴随着她的好奇，现场氛围轻松许多，话匣子也随之打开，家庭情况、未来打算、性格特点成了我们聊天的重点。

可聊完这些，我便不知如何继续。对方看出了端倪，不时抛出新的话题，从化妆品到美食，从当下的房价到旅游胜地。每个话题对我来说都是那样的新鲜，我静静地听着，不时以面部表情对她的侃侃而谈做出回应。

“跟你聊天真是十足的‘尬聊’。”回家的路上，接到她发来的微信，我知道，爱情之门再一次在我面前关上了。

后来，我又去见了几个相亲对象，姑娘们都说自己很喜欢军人，我们吃

饭、聊天、散步，最后却都是不了了之。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与驻市区单位的同年兵聊起相亲糗事，他哈哈大笑：“相亲恋爱是一种能力，你呀，得好好好好学习。”他掏出手机给我推荐了几个教人聊天和恋爱的公众号，我一边阅读一边反思，深感学到了些“精妙”的招数。

单位领导给我介绍了一个会计小姑娘。对这次相亲，我信心满满。吃完“相亲饭”，我主动邀请她去临近的河堤走走。一路上，我不断地察言观色，根据她的兴趣点及时调整话题，一会儿畅谈大山的迷人之处，一会儿又请教经济现象和财务知识。我们谈笑风生，甚至合影留念。我心中暗付：“恋爱‘宝典’没白学，这次‘拿下’她没问题。”

带着对爱情美好的憧憬，我回到大山，从谨慎地打第一个电话开始，满心期待着属于自己的电话情缘。谁承想，从一开始的“我现在在忙，完事给你回电话”到“您拨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如此三番，天生木讷的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又遭遇了另一种拒绝。

“相亲就要屡败屡战，愈挫愈勇。”领导以“过来人”的身份对我“传经送宝”。我虽满嘴认同，但心里委实不想再去相亲。反正已经“大龄”，反正已经习惯了大山做伴的生活。

“你是不是在山里待倦了，要不年底退伍吧，不能因为当兵就不娶媳妇儿、不要家了。”母亲的来电，让我心中刺痛。我不想退伍，更不想因为没有找到媳妇儿而退伍，那样对军装是一种莫大的讽刺！我没与母亲争论，只是答应她我会再去相亲。

接下来的相亲，我完全用一种平淡的心情去面对，“相亲饭”即是“散伙饭”，也习惯了自然。不过，有几个姑娘拒绝我的理由着实让我印象深刻。

“我感觉你太优秀了，我配不上你……”姑娘甲的理由让我无言以对。“我早已经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

我看不到山里的你，你也陪不了山外的我。”姑娘乙的理由更让我叫绝。我在大脑中将所有“get”到的恋爱技能搜索了一遍，发现我还是化解不了这样的对话。姑娘们，祝你们幸福。

我把之前下载的“恋爱秘籍”统统删除。因为，再多的技巧也解决不了这现实。我也毫无悬念地和全旅其他60余名大龄青年一样获得了“相亲哥”的雅号。

大山啊大山，你真实的要将我们的情缘彻底阻隔？大山啊大山，我和战友是该爱你呢，还是该怨你？

走在去往哨所采访的路上，看到路边山体大石上鲜红的“精神”二字，我仿佛看到和我一样的“相亲哥”——30岁的作训参谋刘飞和特装运输分队的战友们一起，驰骋在“国宝”运输线上；32岁的参谋部协理员陈荣桦挑灯夜战，一遍又一遍推演着特情处置方案……

我准备等，等着那个真正懂我、属于我的人。

偶然的的机会，嫂子给我介绍了一个姑娘。我和她一起吃了顿午饭，看了场电影，轧了次马路，就确定了恋爱关系，简单平淡但绝不草率。

她说，她相过很多次亲，见我的第一面就看中了我“山里娃”的淳朴，不似“社会人”一样爱玩套路，有女人最想要的安全感。

领证那天，临到了民政局，我再次向她提到单位工作性质的特殊和婚后可能面临的困难。她轻松一笑：“怕什么！我支持你在部队多干些年。我们不需要时时刻刻在一起，只要心贴心，哪里都是家。”

结婚后的第一个“七夕节”，山里的我没能陪她一起度过。但我把亲手采来的山花制成香包给妻寄去，惹她欢喜得掉了泪。

大山，没有让我们变土气，反而让我们更懂得浪漫。因为，我们的情缘，来之不易。

## 女汉子

谈到军嫂，许多人纷纷点赞：上至孝敬双亲，下至教儿育女，聚少离多的生活常态中，用独立和坚强撑起一个家，这就是伟大的军嫂形象！然而，获赞的同时，不少军嫂也被贴上了“女汉子”的标签。面对这个与“淑女”大相径庭的评价，她们又有怎样的话要讲？一起走进本期“军嫂空间”，从“女汉子”引发的妙语中的精彩，寻觅谈笑中的感动……

大壮就是不一样：都说进了兵哥的家门，从此“淑女”成路人，这点我可是有体会。作为家里的独生女，从小到大我没操心过太多事情。谁想到，嫁给他之后，一切都变了！既当爹又当妈不说，还硬是把自已的大厨“属性”给开发出来了！这不，前几天闺蜜们又在我的朋友圈里“神评”了：恭喜女汉子喜提锅碗瓢盆一套……

思苏念海：看来咱们是同病相怜啊！记得婚礼现场那首《给你们》是这样唱的，“从此不再是一个人……”但婚后才发现，我还是一个人收拾房子，一个人去医院孕检，一个人回家看双月的父母……看来这道“1+1=1”的算术题，只有女汉子才能做到满分咯！

望夫石下的宣言：其实吧，当个女汉子也不错。以前我真是个风一吹就倒的弱女子，可谁能想到现在的我，换灯泡修水管，杀老鼠灭蟑螂，可谓样样拿手！这也是一种蜕变和成长吧！

守望幸福：我觉得有必要给女汉子“正正名”了。以前一提女汉子，都会想到那个不修边幅、大大咧咧的形象。咱再看看现在的军嫂，这些时下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女汉子中也不乏时尚女神、颜值担当、商界精英、全能学霸。对了，听说女巾帼前几天又在《解放军报》上刊登了篇大作，姐妹们一起为地点赞！

小谢那颗小红心：其实女汉子的世界并非只有心酸和委屈，还有那一个暖暖的男呀！前段时间，我总是隔三差五地收到老公寄来的“爱心包裹”，打开一看全是暖宫贴、艾炙棒、泡脚药包等各种养生保健“神器”。原来是他一直不放心产后虚弱的我，绞尽脑汁给我排忧解难呢！所以说，女汉子的正确“养成模式”是啥？就是军哥们无微不至的爱呀！

贤妻良母巧手妹：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部队越来越关注咱们的家庭负担了。在我老公单位，除了逢年过节、重大纪念活动会邀请家属来队团聚之外，还推广实施了跨省轮休制度，说是为了让军属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现在，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可以重回“淑女”模式，那感觉真棒！

大周一：这几年，我们这拥军政策越来越好，办理业务、医疗体检、候车候机等都有了“家属绿色通道”，孩子上学的事也有相应的保障。这一系列“军人首要、军属优先”的暖心工程，真让我们女汉子家属如释重负，心底那份获得感和荣誉感也与日俱增，赞！

(李 宾、胡祖海整理)

## 家庭秀

我说我今天有一场辅导课/你的心情略显失落/其实，我要打一场“埋伏”偷偷为你备好庆祝凯旋的“熊抱”

穿过人群，突如其来地飞奔向你/右手抱住你/你笑颜绽放如同左手手中的花束/爸爸，你知道吗/你拥有奖章的经历/就是女儿最好的辅导课/但愿我的“突袭”也能成为你最美的记忆

## 定格

8月中旬，第75集团军某旅情报处理队长韩利涛在南部战区陆军组织的侦察与情报专业比武中，一举夺魁。凯旋仪式上，突然现身迎接他的女儿，令韩队长激动万分。

■高旭尧/文 李立斌/图



## “铁壶”姥爷的红烧肉

■慕佩洲

“来咯！”夏日的老宅里，忙活了半晌的姥爷，终于端着他的“招牌菜”——红烧肉出了厨房。

瞧瞧姥爷这手艺！浓油赤酱、香糯烂酥、形质完好的红烧肉躺在盘中，升腾的热气卷夹着糖香，四溢在鼻翼，惹得我眼睛发亮，味蕾翻腾。

没等盘子落桌，我就迫不及待地伸长手臂去够那日思夜想的“老朋友”。夹起一块，塞进嘴里，牙齿向下纵切，“滋滋”一声，入口即化的肥膘立刻被我吸了进去。“姥爷，真香！还是那个味儿！”我满脸都是享受。

姥爷做的红烧肉没有南方红烧肉的甜腻，是因为他在制作时沿用了鲁菜中“烧”的手法。先用猛火炙烧肉皮，而后炒糖色，加老抽，经过长时间的炖制，一丝肉汤都不会浪费，连藏在锅底的土豆和百叶结也滋味丰腴。

姥爷看我吃得欢快，忍不住也想大

快朵颐。可刚夹了两小块，就被一旁的母亲拦住了：“爸，您还是少吃点油腻的吧，都多大岁数了？”

“1934年生人，84周岁！一道坎儿！我倒要看看地王爷啥时候来找我！”姥爷不服气地说。话音刚落，只见他又夹起一块肉，娴熟地剥下瘦肉，往我盘子里一放，然后一脸欢愉地把剩下的肥膘塞进自己嘴里。

姥爷爱吃红烧肉的习惯源于他当兵那会儿。

1954年冬天，姥爷被接兵干部带到北京南苑，当了一名空军地勤兵。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人高马大的姥爷早已饥肠辘辘，一心想赶紧找点吃的填饱肚子。没想到，炊事班居然给他们这些新兵蛋子准备了丰盛“搓风饭”。和那道红烧肉对上眼神，姥爷便旁若无人、风卷残云般干掉了小半盆，气得班长罚他打扫了1个月的茅厕。

姥爷虽然贪吃，但训练起来毫不含糊。他很快就因刻苦认真，在同年兵中脱颖而出，新训考核名列前茅。下连时，班长拍了拍姥爷的肩膀：“瞧这身板，结实得简直就像个‘铁壶’！”从此，姥爷的外号——“铁壶”就在战友间传开了。

我是姥爷一手带大的，对肉的嗜好毫无疑问来自“隔代亲”。小时候，姥爷总喜欢给我做他的“铁壶”红烧肉，更喜欢一边看我吃，一边给我讲他“激情燃烧的岁月”。与姥爷不同，我不爱吃肥膘，只爱挑瘦肉。所以，姥爷每次都像检修飞机零件一般，仔细地用筷子给我剥开肥膘，生怕留下一点。看我吃得欢实，他也赶忙吃了肥膘，满意地说：“多吃点，长个大个，以后当兵去！”

他看护我长大，我陪伴他变老。从襁褓之年到入城上学，几年光阴如同一瞬，我和姥爷在一起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可只要我回老宅看他，他一准给我



姜 晨 绘

做红烧肉，一准边吃着我挑剔的肥膘，边给我灌输“好男儿要当兵”的想法。

2012年，我顺利考上军校。第一年寒假，我穿着军装回到老宅。姥爷像个孩子似的，兴奋地围着我转了几圈：“我没看错，童童就是块当兵的料。看看穿上这身军装，真是倍儿精神！你等着，姥爷这就给你烧肉去！”几个姨娘笑说：“老爷子前几天还喊腿疼呢，咱家这出

了新兵，瞧他这高兴劲，啥疼都没喽！”

这些年，每次得知我会休假回家，姥爷都会提前买好新鲜的猪肉，腌制留备，这次又是如此。那熟悉的肉香弥漫在老宅，那无需语言的灵犀传递在我们祖孙俩的心头。

“姥爷，您心肝不好，少吃点油腻。”我夹起他盘子里的肥膘，塞进了自己的嘴里。他望着我笑了笑，眼角的皱纹绽放成花朵。